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东北大母神研究

张丽红 著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B 933 /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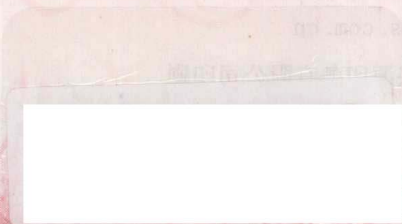


主 编◎秦磊
副主编◎王鹏伟 关德富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东北大母神研究

张丽红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大母神研究 / 张丽红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 3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 / 秦磊主编)

ISBN 978-7-5472-1270-7

I. ①东… II. ①张… III. ①神—信仰—研究—东北地区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897号

书 名 dongbeidamushenyanjiu
东 北 大 母 神 研 究

作 者 张丽红

责任编辑 周海英 于 涉

封面设计 文鼎九州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mmx1000mm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72-1270-7

《东北文化研究丛书》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界在东北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当年《长白丛书》的出版，让学界看到了前人研究成果，激发了当代学者对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特别是红山文化的发现，揭示了东北地方文化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学术界意识到东北文化是容纳百川的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在修史工作带动下，关于东北地方文化的研究几乎全面铺开。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开展了田野调查，收集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北地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

尽管如此，对于丰富而独特的东北地方文化而言，截至目前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不仅有许多缺项和空白，即便是已经出版的有关东北文化研究的论著也存在描述性强，论述性弱，研究方法单一的倾向。如何在继承前期成果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向研究的深度迈进，是当代东北文化研究学术界面临的严

峻课题。出版《东北文化研究丛书》的目的就在于应对这一时代要求，推进东北文化研究向更为深广的层面发展。

东北地方文化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不论是哪一方面，从宏观架构到微观论述，都有许多话题。本丛书力求填补东北地方文化研究空白，扩充研究的广度，从远古到当今，做一个粗线条梳理，拓展视野，多侧面地体现东北文化价值。同时，本丛书更注重研究深度。某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构成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深广的背景和发展脉络。梳理发展脉络，探求发展规律，其价值不仅在于呈现历史痕迹，更有助于理解其消亡与存在，嬗变与发展。

近年来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东北文化田野作业呈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历史遗迹，它们是活的历史，是研究东北地方文化的重要依据，值得珍视。这些资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过去，了解了先人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窥探地域文化发展规律。当然，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是散在的，局部的，需要与文献相互印证。如果能把田野作业所取得的成果与文献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全面地描绘历史面貌，而且也会让历史鲜活起来。本丛书所收著作虽不敢说已经达到这一目标，至少可以看出学者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东北地域文化源远流长，研究东北文化是一项宏大工程，求索之路尚远。我们深切地希望，通过本丛书，让读者多角度地认识东北的历史文化，从而更好地建设东北现代文化。

秦磊

2012年7月14日

前言

若干年来，世界各地都先后发现了不胜枚举的“维纳斯”女神像。因为她们都具有丰乳、肥臀、鼓腹、大阴的统一造型特征，因而她们又常常被称为“大母神”。在奥地利威林多夫、法国洛塞尔、莱斯普克、奥地利曼顿等地都发现了形制各异的大母神形象。但是，中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却没有这种史前女神形象的发现。这曾经是令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之谜：难道中国史前真的并不存在人类普遍存在过的女神文化现象吗？

20世纪下半叶，从东北考古现场不断传来惊人的消息：考古学家在兴隆洼文化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以及夏家店文化遗址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泥塑、陶制、玉雕、石刻的女神形象。

东北大母神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界和文化界的具有轰动意义的大事件。它具有改写中华文化史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就曾在头版头条以这样的正副、大小标题报道：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

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

考古学家根据已经出土的大批文物推断，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

了一千多年。”^①

东北女神祭坛、女神庙、女神像等具有女神文明特点考古实物的发现，标志着东北“原始文明社会”性质的揭示。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却鲜有深入研究。叶舒宪先生的《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②、《狼图腾，还是熊图腾？——关于中华祖先图腾的辨析》、《“猪龙”与“熊龙”——“中国维纳斯”与龙之原型的艺术人类学通观》^③等是研究东北原始文明社会开先河之大作。叶舒宪先生以女神文明研究红山文化，提出了红山文化女神祭坛、女神庙和女神像等诸现象是被东北史前女神文明文化模式制约与规定的观点。这是对红山文化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对东北女神文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以东北大母神为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在叶舒宪先生女神文明观点的启发下展开的，但本书是一种东北大母神的纵向研究：以红山文化大母神原型为起点，力图描述东北大母神原型在后世文化中的变形形态，一方面研究大母神在东北各种文化现象中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粗略地勾勒出东北大母神文化现象从远古向近现代演化的形式、轨迹、脉络，并试图以此阐释史前东北女神文明模式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全书以三章组成，分别探讨了大母神原始意象、大母神的变形象征、大母神与东北民俗等问题。

“东北大母神的原始意象”一章，着重探讨东北大母神崇拜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从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的女性形象入手，并结合东北地区广泛流传的大母神复合形象造型特点的解读，探讨东北大母神造型的文化内涵：这些或丰乳肥臀、鼓腹大阴，或带有明显的三角形符号，或突出圆形特征的造型各异的女神形象；以各种姿势——或双手捧腹，或双手护乳，或插立于土中，或盘坐于地上——都特别夸张地表现了大母神的女性特征、生育特征和哺育特征。东北先民是以强调大母神特别能

① 卜昭文、魏运亨、苗家生：《中华文明起源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

②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

③ 叶舒宪：《神话意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够孕育与繁殖的特征，来神化大母神生命孕育与生命创造功能的。

东北先民不仅塑造出各种形制、各种造型的大母神形象，同时，还要为女神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圣婚仪式。大母神形象是先民举行圣婚仪式时崇拜和模仿的对象；祭祀仪式中那个模仿大母神的萨满逐渐成为大母神的化身而受到崇拜；大母神神话形象和戏剧形象由此渐渐生发；而这种圣婚仪式的戏剧表演则孕育了后世戏剧的艺术因子。东北先民的大母神崇拜成为一种文化模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巫术方式；大母神崇拜左右了原始先民的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而这一切构成了东北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女神文明”文化模式。

“东北大母神的变形象征”一章，着重探讨在东北地区所形成的与东北大母神相伴生的庞大的“象征系统”。在东北的史前考古文化中，不仅有种类繁复的女神原型形象和复合形象，还有众多的女神的化身形象，如猪、龙、熊、鸮、鹰和玉器的多种造型等，它们是大母神的变形象征，是大母神的“显圣物”。猪以其大腹多产、肥胖多脂的自然特性使其成为大母神孕育万物创造万物的最佳变形形象；在屋形似冢、家冢同构的汉字造型中形象地蕴含了东北地区猪作为大母神化身的文化内涵。正是在猪是大母神动物形态的巫术思维基础上，东北先民才生发出了葬猪习俗、杀猪习俗、圣餐仪式，以及创造了以猪为原型的各种玉器、陶器等造型符号，而这些正是东北先民对大母神多种内心需要的形式化创造。

龙形象在东北地区发现的类型最多、时间最早，从考古发现及造型艺术来看，东北地区的龙是以猪为原型的，是对猪形象的形式抽象，在这种圆形的抽象造型中，象征了女神生命繁育功能的回环往复、生生不息，象征了女神宇宙创造的周而复始、永恒不断；象征了女神生命复活的死而复生、循环不已；象征了女神创世的永恒回归、重新开始等。具有圆形抽象形式的玉猪龙等是大母神创世范型的一种符号化象征。它是在东北“女神文明”文化模式中创造出来的，因而，必须以女神文明文化模式来探讨它的抽象形式意义。

熊因其一年一度的冬蛰春醒的自然习性，而使得先民将熊视为大

地母亲自然节律的象征，视为死亡与再生大母神的象征。东北地区有丰富的熊神话传说、有隆重的祭熊仪式、有多姿多彩的熊形象造型艺术；东北先民是把熊作为死而复生的大母神的变形象征来加以崇拜的。

猫头鹰是东北先民崇拜的又一种大母神化身的神圣动物。猫头鹰是夜间活动的，曾被看成是夜间的守护神；猫头鹰圆圆大大的两只眼睛能够看清黑暗中的一切，因而它也可被看成是光明之神；猫头鹰的夜间活动的习性和女性的阴性又是一致的。所以它成为阴性女性的符号；猫头鹰会飞翔，所以它又是超越的符号。正是这些多种属性，使先民把它选作了一种文化符号，用它来象征大母神。而这样的大母神就具有了其他大母神所不具备的神性功能：她不仅能生殖，还是黑夜的守护神，是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大母神。正因为此，在东北史前文化中，鸱（猫头鹰）的形象才经常出现在女神庙、积石冢、墓室、祭坛之中，使鸱成为大母神的变形象征之一。

在东北史前文化尤其是萨满文化中，鹰是萨满女神的化身与象征，鹰是萨满教中最神异、最高贵的神灵，鹰神妈妈是萨满神坛上赫赫有名的女神，因此备受萨满教徒的崇拜。鹰是自然界中最长寿的禽类之一，它的拔羽再生、延长寿命，使得先民将其看作是大母神死而复生的神异奇能的象征，鹰因此成为了大母神的原型性动物。

林林总总的玉器造型也是东北先民创造出来的大母神的变形象征符号，在东北史前文化的玉器造型中，无论是模仿真实的人或动物，还是进行的形式抽象，都是一种符号的创造。东北先民是把自己的愿望和意志通过形式符号的方式强加给现实，以此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因此，他们创造出来的玉器造型就是对自己愿望、意志和目的的表现，是对要获得的结果的形式化预演；而他们绝对相信这种创造和预期目的的形式预演是会具有神力的。因此，玉器就成为投射了先民集体无意识愿望的艺术符号，东北先民把自己的意愿和意志通过各种玉器艺术符号的方式表现出来，各种玉器艺术符号就成了东北先民的神话意象，也就最典型地体现了东北先民的神话意志。在东北史前玉器那些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艺术创造中，每一种意象每一种符号每一种线条，无不是东北

先民心理需要和改变现实愿望的表现，是东北先民创造出来的“有意味的形式”。

那些各式玉鸟的造型突出了鸟女神的巨大的孕育力、强大的再生力、超强的飞翔力等神力；那些玉鱼、玉蛙的造型突出了大母神的多产多子的神性；那些造型奇特的各种玉佩、玉饰也是出于巫术目的创造出来的希望生命、宇宙、世界、大地都可以这样死而复生、周而复始、永恒循环的象征符号，都是大母神的变形象征形式创造。

“东北大母神与东北民俗”一章，着重探讨东北民俗与东北大母神崇拜的渊源关系。东北民俗是东北大母神文化的近现代形态。在东北辽阔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生活展演的许许多多的巫术仪式，是远古女神崇拜原型的变体。靠着这种变体的巫术形式，东北人民投射了他们对女神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在东北地区的娘娘庙虽名称不一，其中所供奉的娘娘的称号也各有不同，称之为碧霞元君、子孙娘娘等，但她们的源头都是一个，都是东北史前大母神的变形化身，其职能都是一致的，即保佑民众多子多孙、绵绵不绝。

在东北地区有着丰富的柳神创世、柳神救人的神话，神话是仪式的变形，神话来源于仪式。这些柳神救世创人的神话，是来源于东北先民古老的祭柳、射柳仪式，是对祭柳、射柳仪式的置换变形，祭柳、射柳是东北先民最重要的祭祀仪式活动。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东北先民那样对柳有着那样深厚的感情，柳是大母神的变形象征，祭柳、射柳实际上就是大母神祭祀仪式的变形。

在东北地区还有着丰富而隆重的祭杆仪式，祭杆仪式是祭树仪式的变形，因为树如柳树是大母神的植物化身形式，因而，祭杆实际上就是祭祀大母神的变形。

佛多妈妈祭祀中，佛多妈妈也作“佛托妈妈”，又称“鄂谟锡玛玛”，或尊称为“子孙娘娘”，是满族负责生育的女神，也是生命之神、再生之神。她既是女祖先的象征，又是保佑子孙繁衍的神祇。佛多妈妈的功能旨在保佑人们子孙绵绵、五谷丰登。佛多妈妈祭祀实际上就

是大母神祭祀仪式的变体。总体而言，娘娘祭祀、射柳、祭柳习俗、祭杆仪式、佛多妈妈祭祀等都是东北近现代人民祭祀女神的仪式。这些仪式都是东北大母神崇拜的变异形式，都蕴含着大母神崇拜的文化内涵。

在东北民间文学艺术中，我们会明显看到对东北民俗女神崇拜仪式内容的故事化叙述和艺术造型的表现。在纷繁多样东北民间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基本原型模式，那就是女神创世。在难以计数的神话与传说中，有不同的情节结构和不同的女神形象，但从模式和功能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和形象，反复讲述着女神创世的那个神话模式，传颂着那个“女爱男”的传说故事。东北民间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可以说是女性主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东北民间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都是被女神主义神话的“元语言”所规定的，它们都是女神文明模式大母神崇拜文化精神的转换形式。在东北大秧歌、二人转戏剧和民间剪纸中又有一个明显的男追女、男绕女转、女高男低的艺术造型。东北大母神崇拜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制约着影响着东北文艺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实质。

本书以红山诸文化发现的女神形象为依据，试图研究大母神原型形象的文化意义，阐释东北的女神文明文化模式，探讨大母神原型的诸种变形，以及分析女神文明模式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梳理出东北大母神的形象史，等等。

但是，对于我，这是一项艰难而又艰巨任务。因为，除了被考古学家发现的考古遗物之外，东北远古的史前史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除了一些民俗和整理出的口传神话、传说和民间流传的艺术现象之外，没有任何关于东北大母神方面的著述，当然更没有大母神形象史的研究。本书运用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与东北民俗和民间文学艺术现象相联系，探讨东北大母神原型及其演变史，试图揭示东北女神文明模式对后世文化影响的内在联系与隐秘线索，是一种尝试性的努力，缺憾与错误肯定不少，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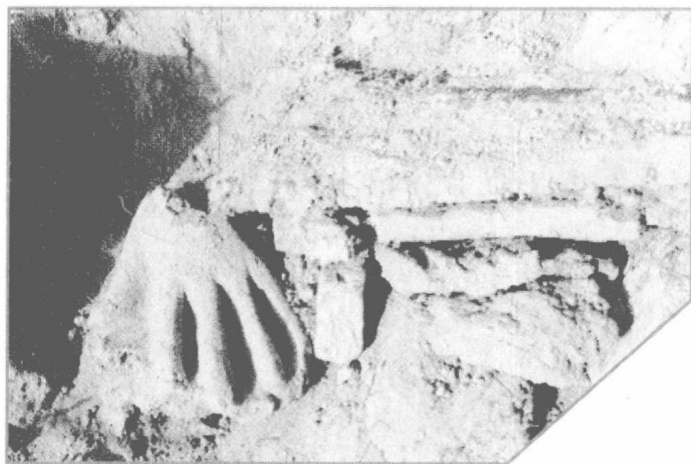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东北大母神的原始意象.....	3
第一节 原始母神.....	6
第二节 原型特征.....	46
第三节 复合形象.....	60
第四节 圣婚仪式.....	74
第五节 女神文明.....	85
第二章 东北大母神的变形象征	107
第一节 猪的隐喻.....	110
第二节 龙的出世.....	137
第三节 熊的象征.....	167
第四节 鸮的符号.....	187
第五节 萨满神鹰.....	202
第六节 玉器神性.....	228
第三章 东北大母神与东北民俗.....	263
第一节 娘娘祭祀.....	266
第二节 祭柳习俗.....	281
第三节 祭杆仪式.....	296
第四节 佛多妈妈.....	311
第五节 东北文艺.....	325
结 语.....	341
后 记.....	343
参考文献.....	345

第一章

DONGBEIDAMUSHENDEYUANSHEYIXIANG

东北大母神的原始意象



第一章 东北大母神的原始意象



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又称“原母神”)是考古学界对世界各地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裸体(半裸体)、鼓腹、丰臀、特别突出生殖部位的女性雕像的统称,这种女性雕像广泛分布在西起西班牙东至西伯利亚的整个欧陆区域内。大母神是人类创造出的最早的女神形象,是后世一切女神最初的原始意象,后来出现的形态各异的女神形象都是从此最早的女神原型派生出来的形象。

大母神产生于远古时期,它的产生与原始社会、原始思维、原始巫术息息相关,大母神是远古巫术的象征形式;大母神是所有女神形象的“原始意象”,在原始先民看来,大母神是一切神的化身,她既是生殖神、哺育神,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植物的保护神。她是原始的创造力、生育力、繁殖力、养育和生长周期的母性象征,是众人之母,万物之母,众神之母,田野中的生灵之母,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心理中最重要的母亲原型的种种置换和变形。本书所谈到的大母神“原始意象或原型”不仅仅是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的具体形象,而且也是指大母神原型心理的同构象征形象。

大母神是原始先民创造出来的最伟大最有威力的女神形象。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直到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母神作为至上神统治着史前人类。在石器时代的圣祠、神殿、壁画、洞穴、祭坛、墓地中,处处可发现大母神的身影,大母神不仅主宰着原始先民的神圣生活,而且主宰着原始先民的世俗生活,大母神成为石器时代所有艺术的核心,大母神形象谱写了人类早期文化艺术史的重要篇章。大母神是创造一切生命的原母神,原始先民在这些巨腹豪乳显阴宽臀的大母

神形象中投射了其深沉的集体无意识愿望，这些大母神形象以女性为基型，以夸大丰乳、肥臀、鼓腹、大阴的女性生殖繁育特征而使其神化，使得这种女神形象成为生育繁殖、死而复生、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创造万物、创造宇宙、创造一切生命的神圣的象征，成为一切生命创造的“母”神，又因其形象的“大”和创造力量的“大”，因而称其为“大母神”。大母神成为一个原始意象，一个原型，一个“神圣范式”，有了这种原型和神圣范式，就可以创造出一切想创造的东西。

女神形象的发现年代之早，分布范围之广，种类数量之多，存在历史之久，以无言的形态证实了史前女神文明的存在。同时，无数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神话学家指出，在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文明之前，人类历史中广泛存在着和谐和平的女神文明时期。女性在世俗的纺织、耕种、制陶等领域是无可替代的领袖，女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主宰，女神创世、女神造人、女神统治三界（天上、人间、地狱），这种女神文明是人类史前史共同的文化模式，在女神文明时期“母神作为一切生物乃至无机物之母，是她创生了天地万物和人类。这样的女创世主观念可见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非洲、澳大利亚土著和中国的神话”^①。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马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都是举世闻名的女神形象。在中国的文化烟尘中，同样深藏着众多的女神形象：“从汉族的女娲到瑶族的密洛陀、壮族的米洛甲、侗族的萨天巴、满族的宇宙创世三姐妹阿布卡赫赫等、苗族的妹榜（蝴蝶妈妈）、土家族衣罗娘娘、德昂族女始祖亚楞、纳西族的塞神（勒琴塞阿祖）和她的女儿，摩梭人之目米年照咪和埃姑米阿斯（蛋出生的姑娘）、白族的地母劳泰、珞巴族的斯金地母、傣族的‘万物之母’雅桑嘎、拉祜族的创世女神厄莎、普米族的人祖吉依乍玛、阿昌族地母遮米麻、怒族始祖茂英充、台湾卑南人的创世女神奴奴勒、排湾人的莎拉宛女神、维吾尔族口吐地球的女天神、卫拉特蒙古人的开天辟地女神麦德娘娘等等，都是占有最崇高地位的创世大神或是祖

^①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母神”^①。东北大母神就是在这种文化模式中产生的，因此，只有在东北“女神文明”文化模式中才能真正揭示东北大母神的文化意义，廓清东北大母神的象征意义及其符号意义。

① 过伟：《中国女神》，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页。